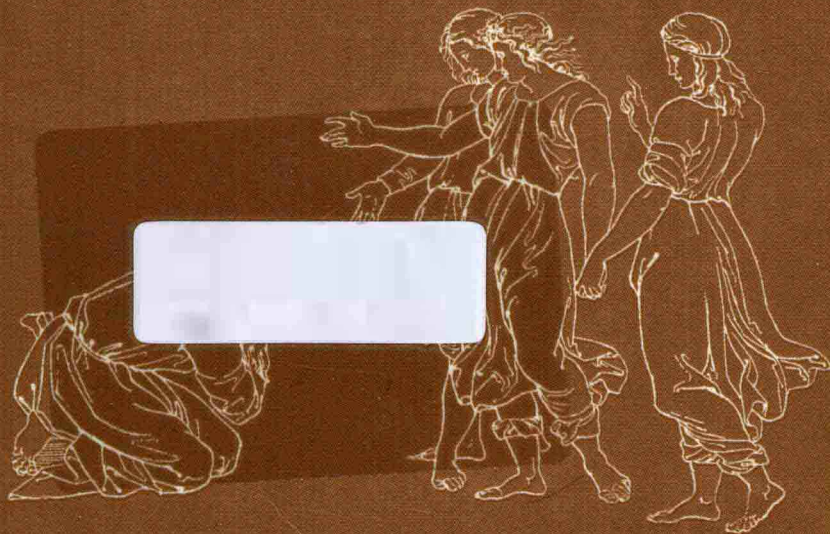


Something of Art to Morals

艺术与道德

高级艺术有并且只有三个功能：强化人类的宗教信仰，
完善人类的精神状态，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

[英] 罗斯金/著 张凤/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Something of Art to Morals

艺术与道德

高级艺术有并且只有三个功能：强化人类的宗教信仰，完善人类的精神状态，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

[英] 罗斯金/著 张凤/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与道德 / (英) 罗斯金著; 张凤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7

书名原文: Lectures on Art

ISBN 978-7-5155-0492-6

I. ①艺… II. ①罗…②张… III. ①罗斯金, J. —艺术美学—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J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0201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艺术与道德

作 者 [英]罗斯金

译 者 张 凤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92-6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论画家的修养（代序）

不论用什么方法，要想确保这些方法奏效准确，毫无障碍，必须对整个题材有全面的把握，否则不可能有优秀的画作产生。局部的构思不成其为构思，一幅图景如不能在心目中全部被想象出来，亦即等于完全不能想象。而这种全面性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师其人的心灵具有某种奇特而崇高的品质，一个人如不能将自己的感情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这点便做不到。心头稍有激动或稍有忧愤，便将影响他才力的平衡；画家需要冷静犹如统兵之将；他必须在喜乐面前不为所胜，不为所动。当然缺乏热情也将一事无成，但这种感情必须压抑得力，然后一切才能像机械一般地平稳进行，才能像一位外科医生那样，临床镇定自若——他并非毫无愉悦之心，只是能战而胜，搁置一旁。当一个人的感情还不足以使其意志有足够的力量去制服它时，这种感情便还不够坚强……

从以上各种也可看出，如按较高标准衡量，一个虚荣或自私的人不能作画。虚荣与自私必将使人烦乱、激动、焦灼、急躁——而绘画却只能在平静的心境之下进行，甚至徒有决心意志都不能获致心气的和平，这须依赖气质品性。你也许决心摒除一切，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画作，但是如果你在开始之前已经受扰，那你对题材的把握便不会清楚有力。强作镇静绝非镇静。真正的镇静必须发诸至诚，出于自然。纯靠外力来制造一种有利驰骋想象的宁静心境必然不易做到，正如企图凭借外力而把吹皱的一池春水平静下来。这种平静只能等湖水沉了下来，重归澄澈之后，才慢慢到来。对于你的心灵，你既无法滤之使清，也无法压之使静。要使其清，你必须对之加以涵育；要使其静，你必须不在其中投石。勇

气与自制在一定程度内的确可以给绘画带来某种气势（尽管其深处仍然缺乏真正的宁静），但不足以成为一流作品。这一点，在一些伟大画家的作品当中不难找到充分例证。我们不难发现，在伟大画家的伟大作品中，确有一种蔼然仁厚、彬彬有礼的气息。鲁本斯（Rubens）书札中那种异常恭而敬之的态度几乎令人忍俊不禁。那下笔以神速著称的雷诺兹（Reynolds）更是对人再温良友善不过，其他如委拉斯贵兹（Velázquez）、提香（Titian）与委罗内塞（Véronèse）等，莫不如此。

因此毫无疑问，浅薄猥琐一类人不能作画。凭机敏或才分绝不能使人成为一位画家。唯有心智圆熟、调协、深邃、坚毅，总之，只有具有了人类心智的一切高贵品质方能使人在艺术上进入高境界。

同样，虚伪的人也不能作画。一个心地虚伪的人，在情况适合他的利益时，虽然也可能偶然抓住一点真理，但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真理的全般面貌，乃至那足以使之成为有益的真理的种种因素，他却永远无从窥见。正如浑然完整与健康有益往往密不可分，同样识力与诚笃也密不可分，唯有时时刻刻对真理耽爱不倦和虚心探求才能使人对真理的各个角度与一切方面有所领会和把握，从而将其熔铸成为具有神奇力量的独创作品。

1887 年修订版前言

这些讲座是我的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以经久不衰的力量、最佳的阐述动机，对情境最乐观的赞许来完成这些讲座。写和开展这些讲座时，母亲尚在人间，对我所做的一切尝试都怀有最深切的感情；同时，挚友也对我满怀信任，比起那些仅仅作为一个好奇的旅行者或普通的老师而言，我所做的研究让我能完成这个高尚的任务，承担更大责任。

今日，世人可能会对我前四篇讲座（指后文《开篇讲座》《艺术与宗教》《艺术与道德》《艺术与效用》四篇）的乐观言论报之一笑，但未能成为现实并非全是我的过错；我也不会因为其他大师预言成功就收回我的希望，也不会收回对学生真诚的努力所做的任何承诺。为了成功，我本应当接受永久留在牛津，避免在其他杂事上耗费精力。但是，我选择花半生时间待在康尼斯顿（Coniston），并为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组织——圣乔治会（St. George's Guild）而奔走呼号，这使牛津的同事不信任我，而我在牛津的听众也鄙视我。母亲于 1871 年逝世，挚友于 1875 年逝世，他们的逝世带走了我笔下所有的个人生活的快乐。1876 年，我感觉不能再胜任牛津的教职，申请了一年时间来休假。我听从了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Leopold）和善而明智的建议，前往威尼斯，重新考虑我在《威尼斯之石》（*Stone of Venice*, 1951）所写的抽象形式的威尼斯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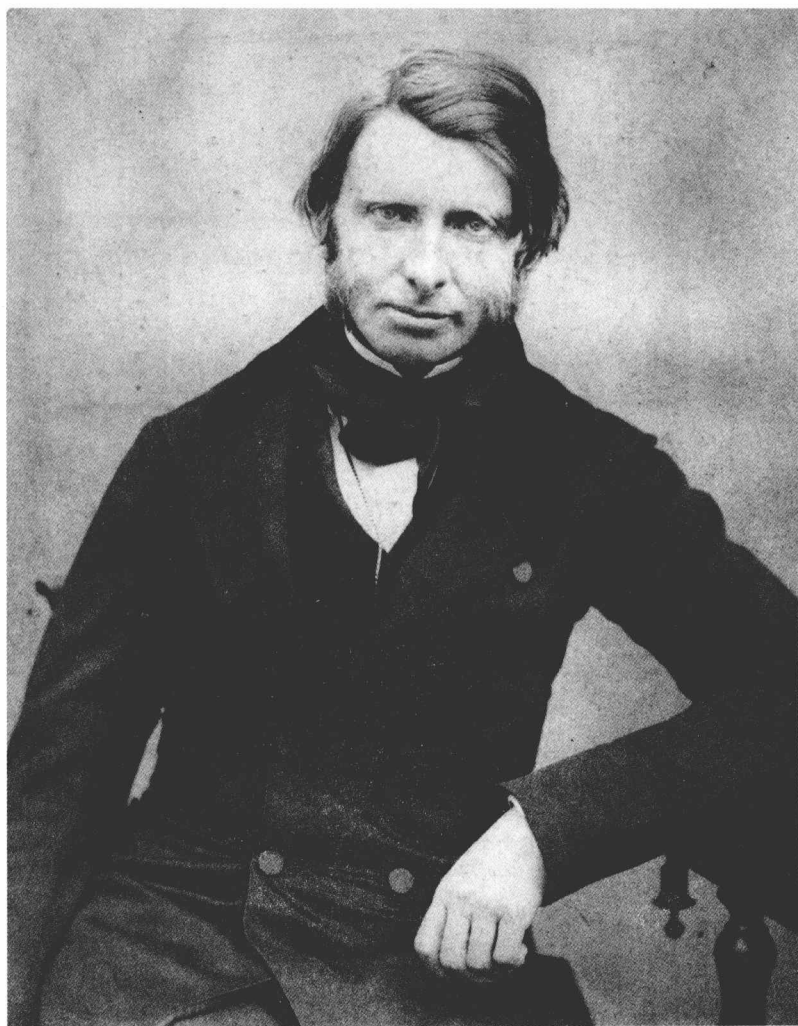
于是，《圣马克墓》（*St. Mark's Rest*）中所写的历史变得更加真实和真切。受它启发所画的新的建筑素描，将我带入一些新领域的思考，而我在牛津大学担任的教职却要求我每日出勤，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不满他们所处的状态，却不能为引导他们而放弃对威尼斯和意大利历史

的研究。在矛盾中，我变得烦躁和闷闷不乐，直到 1878 年一场几乎致命的疾病才结束这一切。

既然我在牛津大学的有效教学时间只在 1870 ~ 1875 年之间，因此它几乎不能成为诧异或谴责我当时不能获得通常教学体系的信任的理由，而且这个教学体系虽是建立在对列奥纳多（Leonardo，即达·芬奇）和雷诺兹绘画理论之上，却偏离了近代所有欧洲学院派的实践活动；并且这个教学体系没有建立——在斯雷德教授资格（Slade Professorship）之上的——雕塑、建筑和金属加工艺术以及手稿阐述等学院，而这些我在开篇的四场讲座中进行了阐述。

修订此书时，就像在《建筑的七盏灯》（*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的最后修订版里一样，标注出对学生普遍适用的章节。从各个方面讲都是有用的，以与那些临时性的主题区分开。相关的重要阐述，我又用黑体或斜体的方式标记出来。如果读者希望为对自己有用的句子加索引，那么可以在卷尾处专门留的空白页上加索引。比起作者提供的长串的注释来说，通过这种方式，读者可以收获更多。

于沙门（Sandgate），1888 年 1 月 10 日



罗斯金肖像

目 录 Contents

.....

001 开篇讲座

一个国家的艺术，或者说生产和发展的能量，是对该国家伦理生活的正确诠释。你只能从一个高贵的人那里得到高贵的艺术，根据与当时的境况相适应的规则生成。

017 艺术与宗教

所有伟大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提供支持，就是为了使其愉悦——通常两者兼具。

033 艺术与道德

你必须首先具有正确的精神状态，否则就无法拥有艺术。但是，一旦获得了艺术，它所带来的影响就会加强并完善它所产生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是，会将喜悦之情传达给其他已经具有同样精神状态的人。

047 艺术与效用

所有的绘画艺术都始于我们喜欢的阴影轮廓，而最终成为展现生活的各种面貌的艺术；所有的建筑艺术都始于杯盘制作，而成型于装饰华丽的屋顶。

062 基督教艺术史

对于提香和其他所有人体绘画大师来说，色彩是用来救赎和庇护的元素；对于宗教画家来说，它是火的洗礼，是神圣连祷的伴歌。

119 油画史

这个说法在瓦萨里那个时代里，在意大利就已经非常流行了，那就是艾克兄弟不仅将油画技术提高了，也将油画技术引入一个新的时代。

开篇讲座

今天,在这所著名学府里,在众多的教育领域中,我被赋予一个使命,就是引进一种新的教育元素,它不仅是全新的,而且引进后可能会对其他分支进行修改。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使命有多么重大。没有人可以圆满完成使命,而不被指责为傲慢自大;也没有人可以正确完成使命,而不承担由于对工作的恐惧和对自己信任的丧失而变得畏首畏尾的危险。

我生性淡泊名利,无空虚幻想,而最近于偶然间坠入名利场中,追逐名誉以获得力量,追逐希望以获得先见之明,几乎无法自拔。突然间想起,那些高贵的人以及我那些生性高傲的朋友,对最亲近的人态度最严苛,却都将我当做可信任之人。不过我又想到,我深信,在上帝的佑护下,品质优良的树木即使今日才种下,也不会因为外界条件不好而无法长高,或因为护理不当而不能发芽。

一个英国绅士在三所著名学府里同时设立教授职位基金,其慷慨大方促成了首次的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现在正逐渐在公共教育系统里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国民思想产生重大改变、遵守公共教育所应遵守的准则和它应该在哪些社会阶层延伸。因为人们之前的想法是,那些对培养年轻人的性格很有必要的准则,最好在他们学习文学和哲学等抽象学科的过程中进行教授。而现在人们认为,同样的或更好的准则,可以在学生的童年时期进行灌输,以及通过允许学生选择与每个人的自身情况最适合的学习领域来实现。一直以来,我都在使用自己可怜的影响力,来敦促这项变革的实施。而且,没有人会像我这般,对这项变革的实践结果欣喜若狂。但是,这个由先辈用最睿智的思想建立起来的系统,

其实现——不敢冒昧地说，修正——的过程却无法虔诚地进行。而且，那些勉强接受变革的英国人，有时会很激进。这时，就要比平时更经常地提醒他们，教育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成就而是学会准则，年轻人进入我们的大学，不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为了成为某个行业的学徒，也不是为了在某个专业深入下去，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学者。

要做到这些——如果他想成为绅士或者学者。文明国家的人近来一直怀有一种狂热的感觉，那就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两方面的人才，一旦通过一定的系统的学习，成为温文儒雅、富有学识的人才，他们就一定能随之到达大富大贵的人间极乐境界。

财富，一旦人们通过这样的途径和手段就能轻易获得，那么，毫无疑问，所有人都会效仿。的确，哈维拉（Havilah）向他们敞开怀抱，而且《圣经》里的那个精彩的句子似乎是现实的写照，“那块土地的金子是好的”。但是，他们首先必须明白，教育从最深层意义上讲，不是使人平等，而是使人觉醒；智慧和儒雅非但不是聚敛财富的工具，相反，学习智慧的第一课就是鄙视财富，学习儒雅的第一课则是散播财富。

这并非意味着，就我们所了解的来说，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有教养的人或学者。即使受到最好的训练，有些人依然会因太过自私而无法拒绝财富，而有些人则因太过愚笨而无法享受闲暇。但以后这样的人可能会比现在更多；不，或许有一天所有英国人都会变成这样，如果英国真正让全民族都视仁慈和学识为最高地位的美德。为了达到这样好的结果，我们在大学教学课程当中增加一些低等艺术的内容是有帮助的。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将大学教育的精神向普及低等艺术的方向延伸。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通过将他们从现在的自卑深渊中解救出来，让其得到安宁等方式做这件事。宣称遭遇不幸的广大民众中，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罕见的幸运光顾，个人有可能于偶然中迎接光明的曙光，并以自我庆幸的态度轻蔑地对待父母的职业及其在婴儿期所处的境况，这一直被英格兰人当做自己的骄傲来炫耀。我们不应仅以理想生活为自己的目标。英国人的所有职业虽各不相同，但不应该不快乐或被忽略；机械操作工作，人们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应该让那些不幸的贪婪的种族担任；

一级级上升，尽管人人都有可能，但最优秀者宁愿逃避；那些境遇糟糕之人的主要目标不是从可耻的状态中解脱，而是要实现与生俱来的权利。

那么之后，这些有所区别的课程将不设在教授一般知识的大学里，而是设在教授不同科目的专科院校里，因为这样的分门别类对每个科目的学习都有好处。首先，在这些院校里，老师会尽职地教授特设科目的学习守则，而且任何高等教育都需要在相关的教育活动中培养这种教授和接受的愉悦。所以，我并不会因看到一个开设包括动物学、植物学和化学等学科的农业学院而绝望，也不会因看到一个开设天文学、气象学和海洋自然历史学的商业航海学院而不高兴。我不说那些高级的，我希望在一段时间内建立一个专业的金属制造学院，这个学院的校长不是铁器制造者，而是金匠，我相信未来的艺术家在经过学习如何更加明智地使用这些最珍贵的金属之后，将会说服政府使用其他金属材料。

虽然我争辩这个职位今后会落入别人之手，但我不能允许自己不评估眼下的责任，所以现在我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各位描述英格兰艺术的现状，以及英格兰的高等学府通过这些新设立的讲座基金对艺术所产生的影响，我希望能带来永久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到，商业扩展和对外交流方式的增加，对所有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推动力。通过这些方式的推动，现在我们对其他国家在古代和现代的作品有了更多认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些新增的机会产生的直接结果，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妒忌他们智慧，而不是意识到我们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使我们变得更加希望通过销售艺术扩大财富，而不是通过获得艺术品而增加自身的愉悦。

现在，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至少我们的艺术要包含一种基本的成功元素，真心地制作、拥有真正美的东西。但是，我们所做的努力仅仅是源于希望通过销售产品来让自己变得富有，而这些努力注定会以不光彩的失败而告终。不是说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不能通过艺术技巧而获得利润，而是因为如果抱着一个获利的观点，艺术技巧永远无法得到发展。一个**国家艺术上的成就总是要依赖基于时代实践的正确的艺术方向**。对民族而言，其自我认识不比个人的更容易，确定方向的必要性也不比个人更

少。而自我认识既不会通过未经实践的目空一切来获得，也不会痛苦紧张的忧虑中形成。无论是从前还是将来，都没有任何民族能在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压力下，或者忽视教育的状况下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然也不会贫困中依靠自我教育获得。在富足中进行创作，虽然还没有过，但这是值得羡慕的。

我们也与社会系统中一些最坏的部分有关系，但完全有能力通过商业努力获得更好的结果。最近看到因个人财富骤然增多，对昂贵艺术品的需求增加，这是一个最有力的推动。因而，我们拥有全新的大量的赞助，照目前的状况来看，它让我们的学院名声不佳，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资助都是热情和认真负责的，远未受虚荣心的影响。我们的大部分富人都乐意尽自己的力量来提高国人对艺术的兴趣；即使有人为了虚荣心而购买艺术品，但最后，他们发现这些艺术品成了他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

所以，如果艺术家因这种虽缺乏智慧却意图良好的赞助而受害，那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艺术家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们希望通过怪异吸引赞助，用表面的品质欺骗赞助方，或通过毫无思想的浅薄的作品来利用赞助方，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让自己和赞助方都蒙羞，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权利抱怨说赞助方不答应其更基本的要求。但是，如果每一个真正有实力的画家只做值得自己做的事，拒绝卷入追求不应当的或偶然的成功，那么，相反，不管对此有何看法和评论，公众都会本能地追随这样坚定的引导。30年的经验积累使我自信满满地断言，一幅真正上乘的画作永远都会得到肯定，会有人购买，除非画家犯了故意冒犯公众的错误，并且画家本人又太过傲慢而不想改正错误，或太过差劲而无力改正错误。

在这两种模式的推动下，那些健康有用东西的发展是我们长期考虑的事情，然而，它最终要依赖真正兴趣的指导，这种兴趣由现存的伟大且活跃的绘画、雕刻和建筑天才引起，最近却遗失了。这可能会令人惊讶，不过我想，如果你能听到我或者（请诸位原谅，在牛津大学里，我推测有人知道）《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的作者，说到他早年所犯的主要错误不是高估而是低估活着的艺术家的功绩时，你会很高兴。我发现，那个伟大的画家现在还在，他是第一个责骂我轻视他的同时代艺术

家的人。所以，在做这次关于艺术学习的开篇讲座时——这种学习只有在当我们用真正谦逊的态度来进行时，才会获得让人欣赏的结果——我想起他说过的话，那些对我说过的大实话，对那些还没有经历辛苦的人来说或多或少都是真实的话，“你不知道这有多难”。

大家当然不能期待，我在这次讲座中分析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在这三个大类别中），而且因现代生活纷繁复杂的需求和现代艺术家各种各样的禀赋，为了娱乐或提供服务而发展这些艺术作品。这只能是在其他大学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让大家可以欣赏真正值得欣赏的作品；也希望皇家艺术学院的成员们，以及英国建筑协会的成员们，能通过组织艺术教育体系培养自己的学生，为大学同仁的努力提供帮助和指导；这能防止将来因为错误的努力而浪费人才。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展示画作和设计，并对其中每一幅画或设计作品就如何选择适当材料、正确的原则等方面进行解疑答惑。确实，英国的艺术家都有差异性，要强制他们都进入学校的礼仪和体制是不可能的。但是，每个学术机构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确保其年轻的学生远离错误，确保他们在用自己的独创才能发明其他的工作方法之前，以目前所知的最好的工作方法进行练习。

若不是因为讲座完整性的需要，我根本不必谈及其中一种艺术形式的需求，它其实完全是愚昧无知的，而且出于邪恶的动机——单纯追求享乐的阶级的需求，因为作品或艺术形式可以娱乐懒散之人或激发激情。我们根本不必讨论他们的这些需求，或者讨论其影响形式，尽管目前势头正旺，比如雕刻和珠宝领域。他们既不能靠谴责来督促，也不能靠命令来引导；他们只是奢华社会中性情和原则的缺陷的必然产物；而且，只有通过道德的改变，而不是艺术批评，才能改正这些人的行为。

最后，人们对通俗艺术的需求在逐渐增加，而且随着印刷媒体的宣传，日常事件、文学作品和自然科学的阐述与日俱增。令人羡慕的技能和一部分优秀的现代人才，都投入到对这种需求的供应之中。我们有能力让下层贫苦人民也接触到美好而可爱的艺术作品，正确利用这种能力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危害：首先，艺术形式直接影响了艺术品位；其次，更加微妙的是，这些美丽和

实用的雕刻仍不足以保持对公众的思想的影响——大量单调中庸的艺术品让人生厌，减少和破坏对于更高质量艺术品的注意力，降低或摧毁了雕刻技术对高品位的作品拥有的正确影响力。

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对线雕画学校产生的影响，它在英格兰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技术，但丧失了一些正统的技巧。不过，我见过一个最近用这种技术完成的盘子，我认为更漂亮，质量上比雕刻刀做出的效果更好。我丝毫不担心摄影或其他一些有竞争力的技巧最后会消失，相反，我相信它们会激励并增强木制品和铁制品曾经的辉煌影响力。

我想，以上就是目前我们需要应对的艺术现状的简单介绍。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教授职位的功能，基于对现状的了解，为英国人建立一个实用且具有批评性的艺术学院：实用，指的是如果他们作画，就会画出正确的作品；批评性，第一次得到对现存艺术作品正确的引导，相应会极大地促进他们的学习。之后他们可能会让赞助方为其感到高兴，因为看到了学院的公正之处，而且最大限度地让国家受益，资助值得资助的人；而这些学生在青少年的时期，在最需要的时候，受惠于这些有益的影响。

尤其是关于赞助方的作用，我相信我考虑的英国艺术的特性和范围在未来的可能性还是公正的，而且我将会立即着手与各位一起建立一个学习体系，主要用来发展英国各学校已经开设的知识分支。

现在，请你们认可我希望采纳的计划本质，以及这些计划的限制，希望你们完全明白我这样做的理由。因此，我也冒着让你们厌烦的危险，陈述我认为很容易导致英国艺术家失败的方向，以及前人的经验显示能确保他们成功的努力方向。

刚刚我提及我们为了改进产品的设计而付出的努力。在特定范围内，我相信这样的改进确实会发挥作用，这样我们就不再满足于那些偶然性产生的时尚产品而注重于设计。我们可能会设计出色彩协调的薄纱，以及外形和材质都很棒的陶瓷制品和玻璃制品。不过，我们永远都无法在装饰设计方面获得超越。这些设计通常是由脑中有强大自然力的人创作出来的，他们不受任何繁杂事务的打扰，不会过度焦虑，一直处于自然美景或日常生活的场景中，会产生愉悦的美感。我们无法进行这样的设

计，因为我们脑中装了太多的东西，而且过于焦虑。一直以来，人们都惊讶于那些半开化民族，其头脑中甚少焦虑，擅长装饰艺术。而我们根本无法设想中世纪的人的性情事实上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每天都处于危险或变化之中。动荡导致粗糙，就像战士和海员的生活一样。现在，当我们拥有强大的思考力却没什么东西值得思考的时候，那些浪费了的时间和想象力都被扔进体力劳动的汪洋之中。而且，你如此有智慧，可以一天处理大量的商业事务，就不会意识到突然有一天自己也有足够的智慧画一幅有创意的螺旋。

另外，制作精美装饰作品的的能力，只能通过长期训练手上功夫和想象力才可以达到，这个训练像一个魔术师为了提高技能而克服该行业中的各种困难，需要专注的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最优秀的艺术家的技巧一直都是一场精彩的绝技表演。人们本以为绘画的技巧是依靠原材料展现出来的，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美好、不可模仿的表现手法。现在，在手工灵巧的精确度刺激下产生的想象力代代相传后，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熟练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新物种，其天资之聪颖，根本不容人有任何竞争的机会。因此，模仿他人作品的行为其实是徒劳无功的。

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创造出真实的英国作品，之后要学会对其进行加工，力争能够传达出美感。

第二——更严重的能力缺失的表现，虽然也有优点——我们永远都不会在理想或神学艺术的最高领域里获得成功。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奇怪而非常必要的特性，自从大征服之后，如果不是在那之前的话，我们喜欢滑稽讽刺等形式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猥亵卑鄙的。我认为真正体现英国人的完美思想和性情的，是乔叟（Chaucer）的作品。其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美丽、纯洁和野性的思考，如同四月的清晨，但在这些内容中，有时随意穿插一些打趣的段落，而人们聆听和欣赏这些粗俗之人的有趣段落，无论感觉如何，最后都演变成一种形式的幽默，传达出英国作家拥有的最伟大、最睿智和最具道德感的思想，而这些几乎已被现在的年轻人摒弃。而且你们会发现，一旦英国人不再拥有这种天赋，其才华也会相应减弱且受到限制。

现在，制作任何完美艺术作品首先需要的是心怀恐惧地看待卑劣之事，将其看做一个可怕但可鄙的敌人。通过比较但丁（Dante）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对任何形式的猥亵行为和插科打诨的言语的看法，可能你很快就能理解我的意思。而且我们这些好人身上的这种奇怪的世俗本能，与率直和常识连接在一起，让他们成为精明且完美的观察者和描述者，无论程度高低，但这些本能又阻止他们接近艺术的特性，即所谓的艺术的崇高性。如果以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或但丁的方式做任何尝试，即便在文学领域，我们也会遭遇失败，就像弥尔顿（Milton）在天使之争中被赫西奥德（Hesiod）毁了一样。但在艺术领域，这种模仿别人的尝试要么表明这是一个专横自我的人，要么是和悲剧性的对死亡的思索相关——它从来都是有些愚蠢的，也从未获得真正的成功。

但是，我们不应对自身能力存在的限制感到不舒服。我们可以做很多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事，还可以去做一直都未曾完成的事情。我们的第一个天赋是为活着的人画肖像画——雷诺兹和盖恩斯伯罗（Gainsborough）在这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以至于没有给未来的大师留下多少空间，除了在他们充满活力和快乐的观察中增加一些精致宁静的描绘。一个真正的绘画流派的价值在将来会变成什么呢？我们也无法从过去记载的艺术影响中得知那些值得尊敬的人到底是什么。在接下来的讲座里，我会讲述一些我自己的研究，向你们解释，如果当初大师们愿意描绘依然在尘世与其为伴的伟大灵魂，而不是试图给他们梦想的天堂情境描绘出虚伪的荣耀，其作品会因更加谦逊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我们国内的戏剧有很强的创新性和表达力[《李尔王》（*King Lear*）和《哈姆莱特》（*Hamlet*）就是其中的代表，有强烈的趣味方向]。现在，我们有一个将艺术向贵族方向发展的倾向，不过这也有很多不利条件，归纳起来就是现在的英国人心中没有很多公民的或者爱国的情操，就是这个错误导致国内的情绪变得自私、狭隘，因而也很轻佻。

第三，鉴于我们的简洁性和幽默风格，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对降低我们理想的奇异风格的热爱，我们对低等动物怀有同情心，这是我们特有的；而且，尽管这些在贝维克（Bewick）和兰西尔（Landseer）作品